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詞易

第一章 概念觀念

漢文化發軔於炎黃世胄，在人類文明中獨樹一幟，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關。數千年前，黃土高原曾是一大片膏腴良田，豐足的農業收成，為定居於斯的人民提供了穩定的生活。基於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，四時有序，忙閒交作，人們經常觀天察地、探索各種身邊事物，或結繩或作畫，記錄以為他日參考。上古先民的生活簡單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夜晚闔族聚集在篝火堆旁，相互交流。在數千年的時光流逝裡，面對玄秘的萬象，人心難免會產生對造物的景仰。在某個機緣下，有人在篝火中發現了一片骨頭，骨頭上的裂紋引發了眾人的興趣。由於骨頭保存容易，經久不變，人們認為這些紋路與造物主和時光流轉有關，便形成了占卜的形式，而有了「甲骨文」。

宇宙是一個整體，人類生存其中，隨著能量變遷，逐步進化。能量具有兩種型式，一收斂、一發散，收斂者聚，發散者張；聚者靜態、為陰，其結構形成物質，物質佔有空間、形質、有體有用；發散者反向擴張，是為動態、為陽，其動態稱為炁能，炁能作用於空間、物質，導致變化、形成時間，又可謂之精神。

當今科學研究下，物質現象已為世人肯定，但精神上卻是一片空虛。事實上，物質與精神係一體的兩面，宇宙進化不可能厚此薄彼，重物質而置精神於不顧。物質雖能見可證，精神也能知可感，只是物質在客觀環境下，構成了理論與實驗的體系，而精神偏於主觀，在當今民主自由掛帥下，人人各據己見、沒有交集，以致真相蒙塵。

吾人觀察事物所得之印象，若以單一且不明確之「念頭」稱之，即為「概念」，是漢文化中非常特別的現象。先民為了溝通，需要表達主觀認知，以利交流。但是，腦中的印象如蛛絲般糾結難明，經過數千年的努力，最後發現以「概」網羅念頭，有限代表無窮，遂有「概念」之稱。有了概念，再將概念組合，能代表一己對事物之觀察成念者，即稱「觀念」。

什麼是「概念」？可以用形象的觀樹來比喻，人所見者，恒為生於地上之枝葉花果。當若干樹群聚一處，人觀之得念，遂成「樹林」之「觀念」。樹底有根，深埋地下，根循水源增生，直至與他根相繫，根盤節錯，與土渾成一體。「概念」亦然，表面所「概」者，自然而生，一旦進入意識，各種體用因果盤根錯節，幾乎與個人全部認知相通連。根吸收地下養分，亦如網絡，分別供輸地表之樹，人對樹林所得之「觀念」，實際上是各概念相連之結果。

一樹與他樹之間，阻隔重重；概念與概念之間亦然，皆需倚賴介面。介面之所以能互通彼此，係因有一基本結構在焉。假定有甲、乙兩個系統，「甲端」源自甲、「乙端」源自乙，甲端與乙端相交於「丙」。當丙能貫通甲、乙時，即可稱丙為甲、乙兩系統之介面。準此，於丙系統中，必然存在一種能夠通連甲、乙之機制。

對樹木而言，最重要的物質是水、營養液，由「維管束」運送之；於概念中，最重要的是「印象」，由印象與生存的交集而產生「意義」，意＝音在心上，代表意識表層的認知；義＝忘我，代表隱藏在基層之根本，意義由「語言、文字」載送。

當某概念與他概念相連，地上之枝葉形成一片樹林，頗能代表人類見聞之「概略感受」。地下有水土，水土提供各種必需的營養，使得地上樹林成長，欣欣向榮。連綿的花草樹林，在大地上構成一片錦繡；概念中蘊含人所認知之印象，印象產生意義，組成觀念、觀念組成語句、語句構成文章，文章代表著人的主觀認知。

水是生命之本，而洪水泛濫卻常肇災禍；印象乃文化之源，僅僅概念併成觀念，其範疇就令人怵目心驚，利害之間不可以道理計！水之於生命、猶如漢字概念之於中華文化。地下水豐富無比，滋養著各種生命；漢字概念組合成詞、詞合為文，非常容易，但若不知其中規律，任意為之，則不知將伊於何底。

有了觀念詞組，再作整理，分類之外，還有分析、析義；歸類之外，又有歸納、主題！更甚者，於漢字基因、字易、詞易、文易之上，尚有不可思議之思易！區區一個「易」的概念，可謂芥子之微，已納天地之所有矣！水為樹木之營養液，印象乃概念之意義基礎，兩者皆為介面。故此可知，自然之成不離圖像，漢字源諸象形，實乃佳事成也！

漢字係中華先民長時期觀天察地，以自然為師，以形象為用；經過族中睿智耆宿不斷參研，最後由眾多使用者「約定俗成」而得之溝通系統。由於環境變化訊息來自視聽感官，先民觀察時，所得到的係連續的印象。先民將之轉換為可資認識的型式，最原始即為圖像，是為象形文字。由大量出土「甲骨文」可知，先民所記錄者，多係客觀的時空事件。

象形文祇是某一定時刻中、某一事物不精確的「概念」，但一連串象形文卻能呈現較為完整的「觀念」。這種現象與當今的電影極為類似，原本一幀幀的圖片，在動態中可還原成影像。其中有一種圖像邏輯在焉，大腦神經對外來的映像有「印象」功能，靜止的圖片印象連續成為動態印象，並與記憶中之模糊印象聯接，形成「認知」。

漢字概念相當於一幅幅靜止的圖畫，連續的觀念則如同動態影像，人所認知的，則是圖形印象。認知屬於精神範疇，但圖形現象卻是物質狀態的客觀表現。所以，在物質與精神兩大支柱間，顯然有著一種實存的「介面」。這種介面乃炁能對物質作用產生的形象，形象透過人類的感受，提供主觀個體對客觀環境的認知，回歸宇宙整體。

因此，研究漢文化相當於探索宇宙進化的神髓，由吾人的實驗已然證明，漢語可讓人與無生命的機器溝通。機器實係物質，與人類溝通則屬精神，溝通的介面則是漢字。物質之所以客觀，乃因有實驗證明，今漢字能讓人與物質體溝通，亦為一不可否認之事實，故在溝通中，人思亦可謂客觀。

漢字是象形文字、英文是拼音文字。就表達而言，一個漢字是一個「象」，而一個英文“word”基本是拼音「符號」。正是這一點，漢字與英文的概念有了本質上的區別：「象」是一種圖形信息，因「象」得「視覺認知」，而在人類的應用經驗中，「視覺認知」是效率最高、最理想的認知方式。

漢字源自實用，字間萬事萬物，莫非基於刺激傳至感官、感官分辨利害，因人之意識而得。是以於概念組合時，利用常用字首（常識分類）與字身（細部定義），相互間可資聯想之認知代表之。而「可資聯想之認知」，正是「象」的作用。即以「象」為索引，用「相（人與『象』對視互動）」的方式，直接調動經驗記憶，進行聯想認知。

（本段係漁兒網友提供）